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70

湖北越调

二	进	士		
双	尽	忠		
大	保	国		
五	台	山		
火	弓	弹		
打	奎	驾		
阴	阳	扇		
麦	里	赠	金	
王	彦	章	摆	度
滚				灯
脂	胭			衰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PDG

编 印 者 的 说 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河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录

- 二进士.....张克俊、许根发述录（1）
- 双尽忠.....胡金山述录（101）
- 大保国.....胡金山述录（133）
- 五台山.....胡金山述录（167）
- 火弓弹.....胡金山述录（178）
- 打壶驾.....胡金山述录（209）
- 阴阳扇.....胡金山述录（219）
- 麦里赠金.....胡金山、张富道述录（253）
- 王彦章摆度.....张富道述录（274）
- 滚灯.....胡金山述录（280）
- 胭脂裘.....叶崇立藏本（285）

二 进 士

张克俊、许根发述录

剧情：明代，新安府知府高楨与刑厅梅仲，既是世交，又是同科进士，各执红书宝剑，作为契友表记。梅仲于就任前，偕家人海士荣拜望高楨，因高外出，与高之管家杜志发生言语冲突，愤然欲去；高妻徐月娘留梅在书馆歇息。高楨归家，怒将杜志革职辞退。杜志怀恨，潜入书馆，盗得梅之红书宝剑，并拟杀害梅仲，梅仲偕海士荣乘夜逃走。杜志复仿梅仲笔迹，伪造情书给徐月娘；高楨不察，痛责月娘，月娘男装出走，投水自尽，为太监张勇救起，收为义子，改名张鸿志，携之入京。

杜志被革退后，至常乐铺，调戏少女丁香不遂，杀死丁母，冒名为海士荣，故遗宝剑，嫁祸梅仲。高楨接到了丁香诉状，又未详细查访，竟将梅仲停职收监。海士荣为援救梅仲，使子海聪到监顶替。海聪在监吓死，梅仲顶名入京，重新参加科试，与改名张鸿志之徐月娘同登金榜，徐中状元，梅中榜眼。梅仲并被封为翰林院大学士。

高楨不久升巡河道，一日遇杜志卖红书，严加盘询，查悉杜志伪造情书，杀害丁母实情，愧悔无以复加，乃写辞官表章，怀抱梅仲与徐月娘之灵牌，哭泣入京。梅仲与高楨在御街相遇，见状避入府中互诉衷曲，抱头痛哭。复由梅仲引见月娘，夫妻团圆。杜志问斩，海士荣则备受敬重。

人物：高楨（生）、梅仲（小生）、徐月娘（旦）、海士荣（末）、杜志（净）、张勇（丑）、吉天祥（丑）、海妻（夫）、海聪（小生）、海明（小生）、徐洪（末）、毛生

(丑)、柳儿(丑旦)、丁香(贴)、书童、家院、秋菊、梅香、旗牌、禁卒、店婆、地保、太监、小宫人、龙套、衙役、手下、船夫、刀斧手、家丁。

上 集

第一场 拜 府

〔高进士府门。杜志上。〕

杜 志：(念)

自幼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

因为错认一个字，倒落鞍前马后人。

俺乃杜志。清晨起来，遵了高老爷之命，命我把守大门，须到大门走走。去去行行，行行去去，来在大门，冷冷清清，待我打盹片刻。

〔梅仲、海士荣同上。〕

梅 仲：(念)

见轿须下马，过渡莫争先。

海士荣：启禀爷：来到高宅。

梅 仲：接马！（下马，坐在台角）海士荣！去看哪个把守大门，就说梅爷过江来拜。

〔海士荣挥尘，上前与杜志见礼。〕

海士荣：噢！杜志哥在把守大门。

杜 志：噢！老海来了。（二人互相施礼）就你一人，还有哪个？

海士荣：梅爷也过江来了。

杜 志：向梅爷讲，就说我与梅爷见礼。

海士荣：杜志有礼。

梅 仲：命他来见。

海士荣：杜志哥！梅老爷命你去见。

杜 志：梅爷哪里，梅爷哪里，我杜志这厢有礼了。（躬身施礼，有鄙视梅仲之意）

梅 仲：（见杜志施礼不恭，心中不乐）你是高宅什么人？

杜 志：我是高宅一名管家。

梅 仲：啊！你是高宅一名管家，怎知我和你家高老爷是契友！你见了老爷没有一叩头，反施一俗礼，幸喜在你高宅，你要在我梅宅，难免我四十大板。

海士荣：老爷要谨慎。

杜 志：老海过来。

海士荣：杜志哥讲说什么？

杜 志：向梅老爷去讲：会管的管自家，不会管的管别人，纵有丈二长的竹板，打到梅宅，也打不到我高宅而来，何劳这样说长道短！

梅 仲：海士荣过来，那人在讲说什么？

海士荣：那人没说什么！

梅 仲：不要瞒哄，我和你家高老爷是契友，有话但讲无妨。

海士荣：那人言道：会管的管自己，不会管的管别人，纵有丈二长的竹板，打到梅宅，也打不到我高宅而来，凭什么来说长道短！

梅 仲：嗯，海士荣，你我主仆转回了吧！

海士荣：唉！梅爷！那等人何必与他一般见识，暂且由他。

梅 仲：好，暂且由他。恳求那人给我们手本投上。

海士荣：（转向杜志）杜志哥！劳你就说梅老爷过江来拜。

（边说边递手本）

杜志：拿过来！（夺过手本）再说不给你传禀吧！你和我家高老爷一处交好；给你禀吧！生它一肚子王八乌龟气。往下站站！（转身介）柳儿走来、柳儿走来！

〔柳儿反上。〕

柳儿：杜志哥讲说什么？

杜志：哎呀！这几天没有见，你又好看多了。（边说边摸柳儿脸，柳儿用手隔开）

柳儿：放低声些，莫叫太太听见。

杜志：不要紧，离的远，听不见。

柳儿：讲说什么？

杜志：禀与太太；就说梅爷过江来了。

柳儿：（转身向内）启禀太太！

徐月娘：（内白）何事？

柳儿：梅爷过江来拜。

徐月娘：（内白）传话出去：你家老爷大街拜客不在府下，把你梅爷请至东厅书院待茶，候你家高老爷回来，他们弟兄们再好叙话。

〔柳儿转身。〕

杜志：太太怎样传话？

柳儿：太太传话出来：老爷大街拜客，不在府下，把梅爷请至东厅书院待茶，候老爷回来再好叙话。

〔柳儿下，杜志转身坐在台口。〕

海士荣：杜志哥！怎样传话？

杜志：太太传出话来：高老爷大街拜客，不在府下，把梅爷请至东厅书院待茶，高老爷回来，他弟兄们再好叙话。

〔海士荣转身向梅仲。〕

海士荣：禀老爷：太太传话出来，高老爷大街拜客不在府下，

把老爷请至东厅书院待茶，候高老爷回来，你弟兄们再好叙话。

梅 仲：正是：清晨过江拜尊驾，却被恶仆叫骂咱。唉！好气。

（下）

海士荣：（欲下，转回）杜志哥！咱们作手下人，见了上人还是小心殷勤为好。

杜 志：（厉声地）我要你来管，我要你来管！

海士荣：这样的人以后要遭横事。（下）

杜 志：（望海士荣去向生气地）清晨起来生他妈一肚子王八乌龟气。（下）

〔高楨、书童上。〕

高 楨：（念）

清晨起去拜客人人钦敬，

大街上别了众位乡亲。

来至在府门外将马下定，

见两匹高头马缚在府门。（进府落坐）

书童！上前问过，府门以外哪来的两匹高头大马？

书 童：（向内）府门以外哪来的两匹高头大马？

〔内白：梅爷过江来拜。〕

书 童：（转向高楨）梅爷过江来拜。

高 楨：有请你家梅爷！（梅仲上）正是：高楨撩衣出书房。

梅 仲：却被恶仆骂一场。

〔二人见面。〕

高 楨：贤弟！

梅 仲：高大哥。

高 楨：请坐！

梅 仲：请。

说：[三人对坐。]

高 楨：贤弟过江来了！

梅 仲：过江来了。

高 楨：贤弟！你刚才走至门旁，什么恶仆长恶仆短，却是为
何？

梅 仲：你府下可有个管家叫什么杜……

高 楨：敢则是那杜志？这个奴才便怎么样？

海士荣：（上）老爷！那人是小殷勤伺奉，没有讲什么。老
爷要谨言。

高 楨：海士荣！我和你家老爷是契友，有话但讲无妨。

梅 仲：是呀！海士荣，我和你家高老爷是契友，你不必多虑！

高 楨：贤弟！那人端的讲说什么？

梅 仲：高大哥！为弟行到府门，那人见了为弟没有一叩头，
反施一俗礼。是我言道：幸喜在你高宅，要是在我梅宅，
难免四十大板。那人言道：会管的管自己，不会管的管别
人，纵有丈三长的竹板，只能打你梅宅，打不到我高宅而
来，何劳你来说长道短！

海士荣：老爷！那人是小殷勤伺奉，并没有说什么？

梅 仲：你个老奴才，我和你家高老爷是契友，你不要多说了，
下站！高大哥！为弟何时说长道短，别人不知，你还不知。

高 楨：贤弟！这是为兄管教不严，管家得罪了你，我来当面
赔情。

梅 仲：幸喜在你府下，如要到在任里，他乱你堂规如何是
好？

高 楨：这……贤弟请在下边。（海士荣、梅仲下）上前去问，
何人门口照事？

书 童：（向内）何人门口照事？

〔内白：杜志。〕
书童：（转身）杜志。

高桢：杜志来见。
〔杜志上。〕

杜志：见过高老爷！（跪下）

高桢：你家梅爷过江来拜，你在府门怎样应付于他。

杜志：小人殷勤小心伺候。

高桢：哇！胆大奴才，你家梅爷行至府门，没有一叩头，反施一俗礼，你家梅爷道论了你几句，你言道会管的管自家，不会管的管别人，纵有丈二长的竹板，只能打到梅宅，还能打到我高宅而来，还讲什么说长道短。这顿不打，那中，还了得！杠子手进来。

〔二家丁上。〕

家丁：见过高老爷！

高桢：杜志犯事，扯下去重责二十。

家丁：老爷请安。

〔高桢下。〕

家丁甲：伙计，高老爷叫打谁的？

家丁乙：杜志嘛。

家丁甲：好呀，可犯到我们手里啦！爬下爬下！

〔家丁把杜志按下，杜志爬地下，仰脸伸手比手势，示意要赏二十两银子。〕

家丁甲：不要那，你爬哪！

〔家丁乙按住杜志，家丁甲执棍打了几下。〕

家丁乙：（挡住）慢着。老爷没赏号，你可打起来了。

家丁甲：老爷说的头号。

家丁乙：你拿的是几号？

家丁甲：（看手中棍子）我拿的就是头号的，该这个龟孙挨打。（按住又打几下）

家丁乙：（挡住）老爷说叫你打多少哩，你又打起来了。

家丁甲：叫打二十。

家丁乙：你照多少打？

家丁甲：我照四十打的。（按住再打几下）

家丁乙：（挡住）慢着。你打了几下啦？

家丁甲：你不是在数着哩！

家丁乙：谁打谁数。

家丁甲：（打一下数一声，数到四）唉哟哟，把我的手震痛啦！

你有手巾没有？给我一个，叫我垫住。

家丁乙：我没有，你腰里那是个啥子？（家丁甲见腰里是手巾，取手巾包手再打）打几下啦？

家丁甲：忘啦！从头打。一哟、二哟、三哟、四哟、五哟、六哟、七哟。一哟、二哟、四哟、五哟、六哟、七哟、八哟、九哟、十哟、十一哟。七哟、八哟、九哟、十哟、十一哟、十二哟、十三哟、十四哟、十五哟、十六哟、十七哟。十一哟、十二哟、十三哟、十四哟、十五哟、十六哟、十七哟、十八哟、十九哟，二二三二十。二十打完。

〔高桢上。〕

杜志：高老爷验刑。

高桢：打你几下，叫老爷验的什么刑。我府岂要你这种狂徒，赶出府去！

杜志：我问你们，今天是谁掌的刑？

家丁甲：我这个干鼻梁骨，打的不好，你包涵点。

杜志：高老爷叫你们打多少？

家丁甲：叫打二十。

杜志：你们打多少？

家丁甲：打多少算多少，打你还记个啥数哩！

杜志：好啊！你们不记数，我出在府去，找个人向高老爷一讲，把我收留府下，等你们再犯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叫你们认得我！（一跛一跛下）

家丁甲：放你妈的屁吧！别说不犯你手里，犯到你手里两眼瞪着，你把我看看。

家丁乙：伙计！你们两人有个啥仇，你把他打这狠。

家丁甲：你不知道！那一天是我的采买，他在门口当事，我买回来，象这青菜啦，豆腐啦，都是水气东西，滴在马靴上一点水，他揪住我的耳朵，叫我爬地给他的马靴舔干

家丁乙：那不越舔越湿？

家丁甲：谁说不是的，越舔越湿，啥时候能给他舔干！

家丁乙：那你今天可出气啦！

家丁甲：马马虎虎，这个气可算出啦！走，咱们今天去喝碗茶，我接你。

家丁乙：你气出啦！我接你。

〔二家丁下。〕

高 楨：有请你梅爷！

书 童：（向内）有请梅爷！

〔梅仲上。〕

梅 仲：为弟告辞。

高 楨：贤弟缘何去速？

梅 仲：兄打了管家，弟无面在此。

高 楨：那样人何必在心。请在书馆歇宿一晚，明天送你过江。

梅 仲：正是：兄打管家怨弟差

高 楨：那样人何必在心下。

〔齐下。〕

第三场 求 情

〔高府内宅。杜志上。〕

杜志：柳儿走来，柳儿走来！

〔柳儿上。〕

柳儿：杜志哥，你来了。

杜志：你是神仙，你就知我挨了。

柳儿：怎么，你挨了打？

杜志：只因我在门首冲撞梅爷，咱家高老爷恼怒，把我重责
五十，赶出府门，仰仗柳儿在大堂面前讲个人情，再
把我收留府下。

柳儿：杜志哥，讲个人情你莫喜欢，讲个下人情你也莫怪。

杜志：不怪。

柳儿：九天你暂且跪下！（杜志下）有请太太。

〔秋菊、梅香引徐月娘上。〕

徐月娘：（念）清晨起来一炉香，谢天谢地谢世光。（唱）

柳儿：见过太太！

徐月娘：站起！请出太太，有何事情？

柳儿：太太不知！只因梅爷过江采莲，杜志哥在府门冲撞
他几句，我家高老爷恼怒，把他赶出府去。今请太太在我
高老爷面前讲个人情，再把杜志哥收留府下。

徐月娘：嗯！（怒介）前老丫环们在我面前言讲，说你与杜志有
得苟且之事，太太我还不信。今因杜志犯事，你又与他讲
人情，看这来果有此事。这顿环打，那还了得。丫环们将柳
儿捆绑起来。

〔秋菊、梅香手执刑杖把柳儿绑起，徐月娘下。〕

徐月娘：（唱）

徐月娘在二堂高声大骂，
骂一声小柳儿细听根芽。
那一天众丫环向我言话，
你和那小杜志窃玉偷花。
有太太我本当将你来打，
你老爷去会文未曾在家。
今日里小杜志把法犯下，
看起来伤风事定然不差。
叫秋菊和梅香，快替太太赐家法。
一五一十往下打，（动作）
活活打死小冤家。

松刑。我家岂要你这种人？丫环，将她赶出府去！

柳儿：我看今天是谁掌的刑？

秋菊：我掌的刑，咋着，打的不好你原谅。

柳儿：太太叫你们打多少？

秋菊：打多少算多少？打你还记个数哩！

柳儿：好呀！我今天出在府去，找个头说说情，太太再把我收留府下，你们要是犯到我手里，我就不是这样打你们。

秋菊：（同问）你怎么样打法？

柳儿：我烧一锅开水，用个鸡罩罩把你们两个人扣在里边，我舀瓢开水，照头一浇，浇不死也给你们烫的少皮没毛的。

〔秋菊、梅香连打柳儿，柳儿跑下。〕

秋菊：请太太上香！

徐月娘：正是：家有俊俏女，路旁有野花，不做苟且事，怎称歹人家！

〔齐下。〕

第三场 盗 红 书

〔高宅书房。柳儿上。〕

柳 儿：杜志哥快来，杜志哥快来！

〔杜志上。〕

杜 志：柳儿姐，你来啦！

柳 儿：你是神仙，你知我挨啦！我挨打皆为你，你挨打皆为谁？

杜 志：我挨打皆为梅仲。我只是手中没有兵刃，若有兵刃，今天晚上我刺……

〔柳儿赶忙用手捂住杜志咀，二人两厢张望。〕

柳 儿：你刺什么？

杜 志：我要刺杀梅仲。

柳 儿：我给你取个兵刃，（回身拿刀）定可使得。

杜 志：（接刀端详后）倒也使得。

柳 儿：正是：我今赐你一把刀。

杜 志：好似猛虎扑羊羔。

柳 儿：若还杀得梅仲死。

杜 志：给他个斩草不留苗。

〔柳儿、杜志亮相分下。〕

高 楨：（内）梅贤弟请！

梅 仲：（内）高大哥请！

〔高楨、梅仲上。〕

高 楨：定陶、玉台出皇甲。

梅 仲：一榜二名人尽夸，兄打管家怨弟差。

高 楨：那样人何必在心下。

高楨
梅仲：请坐！（二人对坐）

高 楨：贤弟！你可曾择定上任日期？

梅 仲：弟不曾择定上任日期，高大哥你可曾择定上任日期？

高 楨：为兄就在月里，

梅 仲：为弟在月内等你。

高 楨：贤弟就在书房歇宿一晚，明日为兄送你过江。

梅 仲：高大哥请安。

高 楨：正是：暂时别。

梅 仲：少刻奉。海士荣送你高老爷！

海士荣：（上）送高老爷！

高 楨：海士荣！你家梅爷做官年幼，你要小心殷勤伺奉，到
在任中，老爷定会看重于你。

海士荣：送高老爷！（回身进书房）

〔高楨下。〕

梅 仲：海士荣，偌大年纪，立前站后一天，也够累了。红书
宝剑留下，你歇息去吧！

〔海士荣将红书宝剑放在书案之上，摆上腊烛。〕

海士荣：老爷要小心灯火。

梅 仲：不用嘱托，下边歇息去吧！

〔海士荣下。梅仲手执宝剑，端烛，照书，各处巡视，关
上房门，坐，横衣倒卧。起初更。〕

梅 仲：（唱导板）

忽听渔楼更鼓敲，（唱慢板）

想起杜志恼眉梢。